

当辅警的爸爸病了,7岁女儿收到了20多万元捐款
这些钱,是全杭州的民警辅警叔叔阿姨捐的

小依琳要坚强,我们和你一起共渡难关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徐佳 潘贤平

G20杭州峰会倒计时进入了最后一百天,5月27日上午在杭州举行的安保誓师大会,威武雄壮的场面让人热血沸腾。但就在这天一大早,杭州市公安局团委书记刘文涛一行却没有参与大会,而是匆匆赶往桐庐最偏远地区之一的合村乡。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代表忙于G20安保任务的同事、战友以及杭州市关爱警察基金会,去合村乡看望因中风在家进行康复治疗的优秀辅警叶素来,并给叶素来7岁的女儿小依琳提前送上了六一节礼物和祝福,鼓励一家人坚强乐观地面对困难。

这背后,凝聚着一个爱警惠警和从优待警的爱心接力故事。

“爸爸会好起来的”

经过近3个小时的车程,大家冒雨来到了小依琳就读的桐庐县合村乡幼儿园,正好赶上孩子们的午餐时间。刘文涛一眼就认出了身穿紫色连衣裙的小依琳,因为年前他与同事也曾专程前往桐庐,看望病中的叶素来和他的家人。

小依琳在孩子中间显得开朗而活跃,不时起身给小伙伴们夹菜添饭,与同学们嘻嘻哈哈。听刘文涛叫自己名字,小依琳回过头跟他们打招呼:“叔叔阿姨好。”

班主任老师说,读大班的小依琳非常懂事,学习成绩比较优秀,在园里不仅能照顾自己,还经常帮助同学。

小依琳的家离幼儿园不远,闻讯赶来的妈妈和小依琳一起带着大家去看望正在家里接受康复治疗的爸爸叶素来。

“叔叔阿姨们来看你来了!”一进家门,走在前面的小依琳就大声叫爸爸。叶家的房子和同村邻居比起来很是简陋:地面是水泥的,客厅斑驳的石灰墙上贴满了小依琳的各种奖状。

在客厅里对着电视坐着的一名男子勉强站起来,刘文涛赶紧上前招呼让他坐下。他就是叶素来。虽然因为生病,他的认知受到了很大影响,但他还是认出了一同前来的桐庐交警大队分水中队同事。

落座后,大家谈起叶素来的病情。说到动情处,叶妻蒋鑫娟哽咽起来,小依琳也在一旁跟着抹起眼泪。

“爸爸会好起来的,你要多听妈妈的话。”刘文涛抱起小依琳,安慰说,爸爸比大家年前来看他时好多了:“那时他都站不起来,起身都要人扶着。”

刘文涛鼓励小依琳,要和妈妈一样坚强,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一起共渡难关。孩子懂事地用力点点头。

突然的变故

患病前的爸爸特别忙,经常要很晚下班,节假日也常常

加班,没什么时间陪女儿,但小依琳仍然特别以爸爸为骄傲,因为爸爸的照片和优秀事迹上过报纸。

桐庐县2012年度“十佳辅警”候选人事迹中对叶素来是这样介绍的:叶素来,1979年11月出生,参加辅警工作12年,现为交警大队分水中队辅警。该同志自从从事交通协管工作以来,认真学习交管知识,工作任劳任怨,经常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参加重大活动和国家法定假日的交通管理工作。平时对中队所有警用车辆细心维护,精心保养,确保中队工作用车正常。2012年以来,该同志协助中队民警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3000余起,协助查获酒驾违法人员20余名。

突然的变故发生在2014年7月的一天。叶素来突发脑中风一度卧床不起,之前小依琳的爷爷也发病住院,家里的负担一下子重了起来。

因为生病,叶素来的生活一度无法自理,要强的他有时会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卑,不配合康复治疗,妻子蒋鑫娟又要照顾丈夫和公公,又要赚钱养家,非常辛苦。看到爸爸像变了一个人,妈妈又经常偷偷地哭,小依琳担心极了。她不知道的是,对爸爸妈妈来说,巨额医疗费、爸爸将来可能要面临的长期康复治疗、她今后的上学问题,都像一座座大山,压得妈妈和一家人喘不过气来。

今年春节前后,省公安厅副厅长、杭州市委常委、杭州市公安局局长叶寒冰到基层访贫问苦时,得知叶素来的病情和家庭状况,十分关注。

2月16日,一份以杭州市公安局团委的名义向杭州公安系统内部发出的《关于为叶素来同志捐款的倡议书》,得到了全杭州民警和辅警人员的积极响应。一周之内,捐款



刘文涛给孩子送上儿童节礼物

就超过了20万元,很多人还提出要结对帮扶小依琳。

在局长叶寒冰和杭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朱伟静的关心下,这笔爱心捐款被一次性存入了杭州市关爱警察基金会账户,账户下设“叶素来爱心捐款”科目,专款专用,全额用于帮助小依琳完成学业。

在刘文涛一行即将离开时,大家问小依琳:“爸爸妈妈你更喜欢哪一个?”小依琳不假思索地说:“我两个都喜欢!”

虽然天还下着雨,虽然依琳的脸上还带着泪痕,但这一刻,她纯真的笑容,犹如一缕明媚的阳光,照进每个人心里。

相关链接:

杭州从优待警向警辅人员延伸

今年,杭州市公安局出台《关于深入开展“爱警行动”工作的意见》,把警辅人员纳入从优待警的范畴,将关爱、救助举措向叶素来这样的警辅人员延伸。

今年4月27日,杭州市公安局在对2015年度警辅队伍中涌现出来的20名“优秀警辅人员”和20名“优秀警辅人员家属”进行隆重表彰时,局长叶寒冰提到,目前,全市共有1.5万余名协辅警,他们是公安队伍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民警荣辱与共的好帮手、好战友,是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叶寒冰动情地说,杭州警方各项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全市广大警辅人员的辛勤汗水甚至流血牺牲,同样也离不开他们的家属的无私奉献和倾力付出。

“医闹”成医患关系顽疾,“入刑”能否根治?



新华社

从挂横幅、摆灵堂、大闹医院到恐吓、辱骂、伤医杀医,近期“医闹”事件频发,引发舆论慨叹。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将“医闹”入刑,法律能否成为治理医患矛盾顽疾的妙药?在以法为纲的同时,维护医患和谐如何凸显以人为本的善意?

“医闹”频发 “看病难”变“难看病”

持刀威胁、殴打辱骂、伤医杀医……近段时间以来,类似事件屡次发生。记者采访发现,频繁发生的伤医事件让不少医护人员对职业安全担忧,一些医生坦言自己害怕上班。

湖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向华告诉记者,伤医事件最让

医生心寒,因为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每个医生身上,让人没有安全感。一位临床主治医生无奈地说:“以前是患者‘看病难’,现在是医生‘难看病’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打。”

记者在山东、湖南、江西等地采访发现,目前,大型公立医院已经成为医患纠纷高发区。大医院普遍人满为患,患者排队等待时间长,诊治时间短,极易产生烦躁情绪。而由于收治危重病人较多,手术科室、急诊科室、儿科、耳鼻喉科等已成为医患矛盾激化的“重灾区”。

“医患之间缺乏一定的信任。”湖南省岳阳市卫计委副主任胡小军认为,医疗行为失范、医改不到位,加上依法管医缺位、公民健康素养缺乏等综合因素,导致医患矛盾不断激化,医患关系对立、割裂。

“医闹入刑”能否根治顽疾?

医患关系恶化,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医闹”,成为涉医管理的社会难题。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以“闹”维权,不排除恶意索赔、追求非法利益的可能,但也存在现有医患纠纷处理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问题,导致合法维权难,而非法索赔又得不到惩处。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医患纠纷解决主要依赖医患协商、行政调解、调解委员会调解、民事诉讼等途径,而作为调解合法依据的医学鉴定短则几月、长则一年半载,让群众难以接受。若走司法程序,更要耗费时间和金钱。还有一些群众认为,医疗纠纷主要由作为第三方的医学会出具鉴定结

论,鉴定结果有“偏向”医院的嫌疑。

为解决这些问题,今年3月,国家卫计委、中央综治办、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发文,明确了“医疗纠纷责任未认定前,医疗机构不得赔钱息事”“滋事扰序人员违法行为未得到制止之前,公安机关不得进行案件调解”等多项措施。去年底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更将“医闹”入刑,首要分子最高可判7年。

“在当前伤害医护人员和严重干扰医疗秩序恶性事件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医闹入刑’表明了我国依法打击‘医闹’和保护广大患者及医护人员权益的强大决心,对‘医闹’将具有积极的惩治和威慑作用。”北京腾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宋维强说。

根治“医闹”还需多管齐下

业界人士和专家学者普遍认为,遏制“医闹”,防止和解决医患纠纷,还需要多方发力、综合治理。

“单靠刑法惩治‘医闹’,仍不能营造正常的医疗秩序,更不会一下子就解决医患矛盾的深层次问题。”宋维强说,“医闹入刑”需要出台相应的详细司法解释,使司法机关对“医闹”的打击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要畅通医疗纠纷中医患申诉、鉴定、赔偿和解决的正常渠道;建立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并在法律框架下运行。

湖南湘雅医院院长孙虹表示,应完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机制。有条件的医院可以引进律师,设立医患沟通室和法律咨询室。对高风险重大手术患者、采用新技术和特殊药物治疗患者等进行特约谈话告知,就患者的手术方案等以及患者家属的权利义务等相关情况,进行充分告知和沟通。

还有一些专家建议,建立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设置懂法律、熟悉政策、精通业务的专职调解员,聘任法律、医学等专业人员组成专家库,完善调解制度,独立开展工作。

